

中国地缘经济风险测度、演化及影响分析*

王道平¹ 沈欣燕² 王业东³

【摘要】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地缘经济风险已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新闻文本大数据，构建了中国地缘经济风险指数，旨在量化中国官方视角下地缘经济风险程度及其动态演变。研究发现，中国的地缘经济风险在过去四十余年中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本文构建的地缘经济风险指数聚焦于由国际关系驱动、通过经济手段表现出的对抗与摩擦，能够准确、更具针对性地衡量中国所面临的地缘经济风险。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地缘经济风险对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金融市场表现和对外经济活动具有显著的影响。这些发现为理解和预测地缘经济风险冲击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波动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证据，也为相关政策制定者评估风险、制定应对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地缘经济风险；文本分析；宏观经济影响

一、中国地缘经济风险指数的测度

（一）基于新闻文本的中国地缘经济风险指数测度方法

本文旨在构建中国地缘经济风险指数，以量化中国视角下的地缘经济风险感知程度及其动态演变。我们选择中国官方权威媒体《人民日报》作为文本分析的数据来源。《人民日报》作为中国最具权威性的官方媒体之一，其报道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政策重点、官方立场以及对国内外环境的判断，是观察中国视角下地缘经济风险感知的理想窗口，其报道内容为观测中国地缘经济风险认知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本研究搜集整理了《人民日报》自1979年1月至2024年12月期间刊载的全部文章，时间跨度覆盖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历史时期。原始数据包含每篇文章的发布日期和正文文本。在进行文本分析前，我们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预处理，包括去除元数据、统一编码、分句等操作。

*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人民币国际化课题组2025阶段性研究成果

¹ 王道平，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² 沈欣燕，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³ 王业东，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助理教授。

参照 Caldara & Iacoviello (2022)、Ji et al (2025)、Wang et al (2025) 等的研究, 本文构建了专属词典以识别与地缘经济风险相关的文章。考虑到地缘经济风险的核心在于国家或行为体主动运用经济手段达成地缘政治或战略目的, 本研究主要聚焦于贸易政策 (如关税、贸易管制)、技术限制 (如出口管制、技术壁垒)、投资审查、金融制裁及供应链调整等具有明确战略意图的领域。虽然宏观经济政策可能产生跨境风险溢出, 但其主要基于国内经济形势调整, 其产生的风险外溢效应可能具有“被动性”, 即不一定是基于地缘经济的主观动机, 因此, 本文暂不将宏观经济政策纳入核心测度范围, 以提升指数的针对性和准确性。本章构建了包含两个维度词汇的综合词典库: 第一, 地缘经济主题词典。该词典基于地缘经济学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以及世界经济论坛 (WEF)《全球风险报告》等权威资料, 系统梳理并收录了与贸易、投资、技术、金融、供应链等地缘经济核心领域相关的关键词 (例如: “贸易战”、“关税壁垒”、“技术脱钩”、“投资审查”、“经济制裁”、“供应链韧性”等)。第二, 风险与行动词典。该词典旨在捕捉地缘经济风险的状态和动态, 其中风险性词汇为直接表达风险、威胁或负面状态的词语, 例如: “风险”、“威胁”、“危机”、“不确定性”、“紧张”、“对抗”、“恶化”等; 行动性词汇是描述具体地缘经济行为或措施的动词或名词, 例如: “实施”、“限制”、“报复”、“反制”、“谈判”、“制裁”、“脱钩”、“审查”、“管制”、“补贴”等。

基于构建好的两个词典, 文章筛选标准如下: 若一篇文章同时包含“地缘经济主题词典”中的至少一个关键词, 并且在该关键词出现的同一语句中, 也包含“风险与行动词典”中的至少一个词语 (风险性或行动性词汇均可), 则该文章被判定为地缘经济风险相关文章。这种句内共现的筛选方式旨在提高识别精度, 确保文章内容聚焦于具体的地缘经济事件或互动, 而非泛泛而谈。

为构建最终的中国地缘经济风险指数, 我们遵循以下步骤: 首先, 对于每个月度, 计算被识别出的地缘经济风险相关文章数量, 并除以该月《人民日报》刊载的总文章数量。这一比例控制了报纸发行量和版面变化的影响, 更准确地反映了地缘经济风险议题的相对关注度。其次, 参照 Caldara & Iacoviello (2022) 的做法, 我们对原始比例序列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将全样本均值标准化为 100。标准化后的指数值直观反映了地缘经济风险关注度相对于历史平均水平的变化。指数值高于 100 表示当期《人民日报》对地缘经济风险的关注度高于历史平均水平, 低于 100 则表示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指数的波动直观地揭示了官方媒体视角下中国地缘经济风险感知的动态变化。

（二）中国地缘经济风险指数

中国地缘经济风险指数的演变趋势如图 2.1 所示¹。总体而言，中国的地缘经济风险在过去四十余年中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 1979 年至大约 2017 年期间，指数主要围绕其长期均值 100 波动，虽存在一些若干局部峰值，但整体水平相对平稳，未出现极端高位。这可能反映了在中国改革开放和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宏观背景下，官方叙事中地缘经济层面的对抗性风险感知相对较低或不突出。然而，自 2018 年起，中国地缘经济风险指数出现了显著的提升，平均水平大幅抬高，并且波动性急剧增强，且多次出现远超历史极值的峰值，尤其在 2019 年达到历史最高点。

2018 年通常被视为中美关系发生转折的关键节点。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开始在经济领域采取一系列对抗性措施。始于 2018 年的关税战是这一转变最直接和最初的表现，直接导致了地缘经济风险指数的首次急剧攀升。随后，这种竞争迅速扩展到科技领域、投资领域、金融领域，甚至影响到全球供应链布局。每一次对抗性政策的出台或升级，都直接推高了《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对相关风险的关注和报道强度，从而使得地缘经济风险指数出现持续高位和剧烈波动。可以说，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是 GER 指数趋势发生根本转变的最主要外部原因。此外，与中美竞争相伴随的是全球范围内对传统全球化模式的反思以及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同时，新一轮技术革命如 5G、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新能源等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领域。这些因素使得国际经济互动的不确定性和摩擦点显著增加，导致地缘经济风险指数增高。

总体而言，地缘经济风险指数的变化，本质上是中国官方媒体对这一复杂、严峻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地缘经济环境变化的风险感知与反应的量化体现。指数的持续高位表明，近年来地缘经济竞争与摩擦已成为中国面临的核心外部挑战之一，相关风险感知在官方媒体中的关注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¹本文所构建的地缘经济风险指数，持续更新请详见王道平个人主页 <https://my.nankai.edu.cn/jrxy/wdp/list.htm>、IMI 工作论文网站 <http://www.imi.ruc.edu.cn/cbw/gzlw/index.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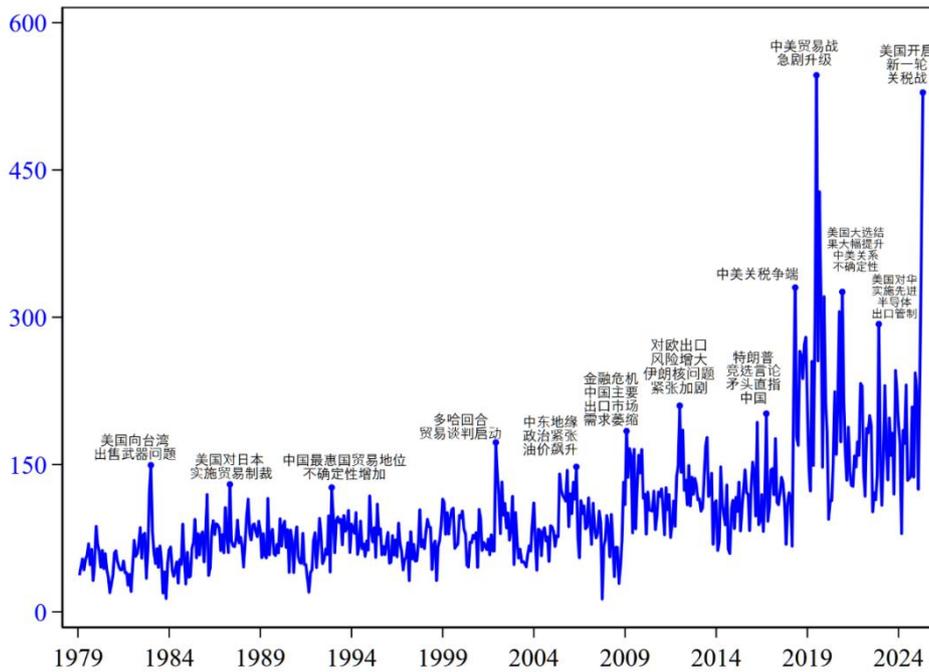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地缘经济风险指数演变趋势

(三) 中国地缘经济风险分项指数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地缘经济风险的结构性和驱动因素，本研究进一步构建了六个关键领域的分项地缘经济风险指数，分别是：贸易风险、投资风险、技术风险、金融风险、供应链风险以及其他风险指数。这些分类是基于本研究在构建“地缘经济主题词典”时，已预先根据地缘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和风险表现形式，对主题词汇进行的系统性归类。分项指数的构建逻辑与总体地缘经济风险指数的核心识别方法保持一致，关键区别在于筛选文章时所依据的主题词范围不同。与总体的地缘经济风险指数的处理方式一致，对于每个分项领域和每月，本研究计算被识别出的该分项相关文章数量，并除以当期《人民日报》刊载的总文章数量，得到每个分项的原始频次，并在此基础上对每个分项的原始频次占比序列进行标准化，设定整个样本期的各自均值为 100。这样处理后，每个分项指数的波动便可直观地反映该特定领域风险关注度相对于其自身历史平均水平变化的变化。通过上述方法，本研究为贸易、投资、技术、金融、供应链及其他这六个关键维度分别构建了独立的时间序列指数。这些分项指数不仅揭示了不同类型地缘经济风险在中国官方媒体叙事中的演变轨迹和相对重要性，也为理解总体地缘经济风险指数波动的内在结构和驱动力提供了更细致的分析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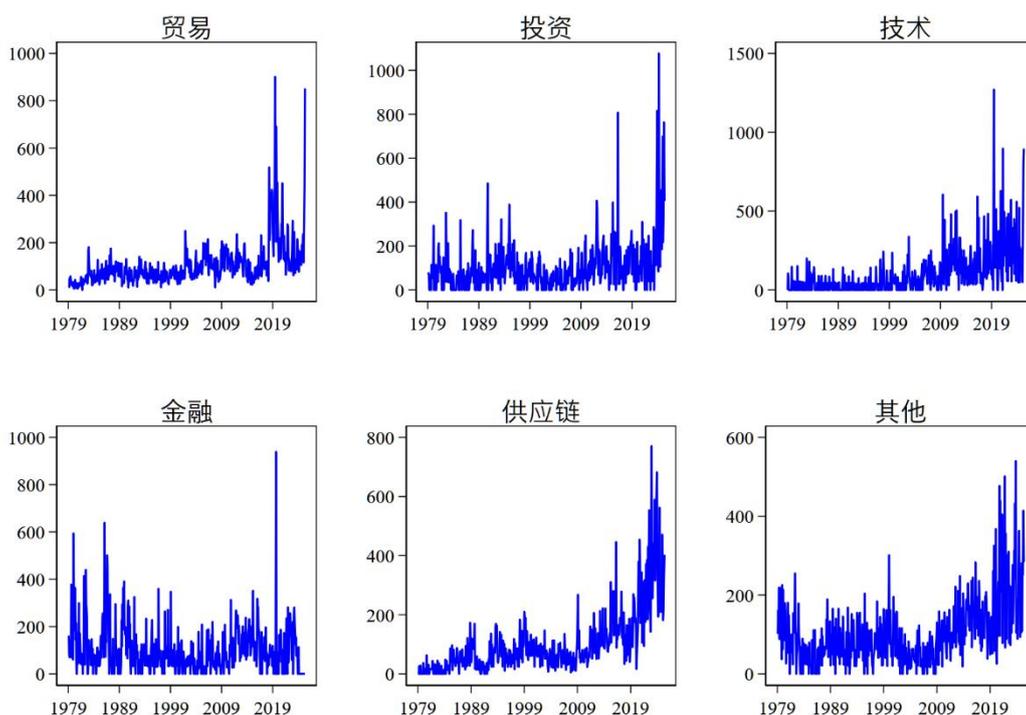


图2 细分领域的地缘经济风险

各分项指数的变化趋势如图 2.2 所示。贸易风险指数的走势与总体地缘经济风险指数高度相关，尤其是在 2018 年之后。自 2018 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该指数急剧攀升，并在 2019 年达到顶峰，清晰地印证了贸易争端是触发本轮地缘经济风险急剧升温的首要 and 核心因素。此后，贸易风险虽有所回落但仍维持在历史高位。投资风险指数同样自 2018 年起开始呈现上升趋势，但在 2020 年后出现了更为显著的高峰。这表明与投资相关的地缘经济风险，如外资准入限制、投资安全审查、以及对海外投资的潜在风险等成为日益重要的议题，其突出性可能略滞后于贸易风险，但在近年持续发酵。技术风险指数在 2018 年前同样处于相对低位。从 2018 年开始，该指数经历了急剧且持续的攀升，这与中美科技竞争的不断加剧，涉及领域从 5G、半导体到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不断扩展的现实高度吻合。技术领域的博弈和限制已成为驱动中国地缘经济风险感知的核心且持久的因素。金融风险指数在整个样本期内表现出较高的波动性，且在 2018 年之前就存在若干显著峰值，这可能与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人民币汇率改革等相关。在 2019 年末至 2020 年初，该指数出现了一个异常尖锐的峰值，可能与当时关于金融“脱钩”、中概股监管、以及涉港涉疆金融制裁等议题的集中讨论有关。自 2020 年初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开始，供应链风险指数出现了爆炸性且持续性的增长，成为近年来最为突出的地缘经济风险维度之一。这清晰地反映出疫情冲击以及日益紧张的国际关系

使得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安全性和韧性问题成为官方叙事和政策考量的重中之重。其他风险指数捕捉了未能明确归入前五类的地缘经济风险因素，其走势在 2018 年后也呈现整体抬升，且波动与总体地缘经济风险指数有一定同步性，反映了地缘经济风险议题的泛化和复杂化。

综合来看，通过对《人民日报》文本的分析，本研究构建的地缘经济风险指数及其分项指数有效地描绘了中国视角下地缘经济风险感知的演变情况。中国的地缘经济风险在 2018 年发生了结构性转变，风险水平和波动性均大幅提升。从风险结构来看，贸易风险是引爆本轮风险升温的导火索；技术风险迅速成为核心且持久的对抗焦点；供应链风险则在新冠疫情后异军突起，成为近年来最为突出的风险维度；投资和金融风险也呈现加剧态势，但波动模式各有特点。这些分项指数的动态演化共同塑造了总体地缘经济风险的复杂面貌，为理解当前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挑战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地缘经济风险指数有效性验证

（一） 地缘经济风险冲击与重要地缘经济事件

为检验本研究构建的中国地缘经济风险指数的有效性，特别是其捕捉关键风险变化的能力，本节识别并分析了指数时间序列中的主要冲击（shocks）。我们通过将相关的月度指数对其自身三个滞后项进行回归，并将回归残差定义为地缘经济风险的冲击，即未预期到的变动。表 2.1 展示了样本期内排名前 15 位的地缘经济风险指数月度正向冲击值（Shock），及其对应的指数绝对水平（GER）和该月份发生的或对该月份产生显著影响的关键地缘经济事件。如表 2.1 所示，本研究构建的地缘经济风险指数的主要正向冲击（即风险的非预期急剧上升）与中国在样本期内经历的关键地缘经济紧张事件或重大政策调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地缘经济风险指数上升应该与重要的地缘经济风险事件冲击密切相关，指数中最大的几次冲击清晰地对应了历史上与地缘经济风险显著增加的著名时期。

首先，中美贸易摩擦是导致地缘经济风险指数产生剧烈冲击的最主要因素。自 2018 年 3 月美方宣布加征关税计划起，指数便开始出现大幅冲击（排名第 7），随后的关税升级（2018 年 4 月，排名第 3）、美方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并进一步加征关税（2019 年 5 月，排名第 6、中方宣布反制措施及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2019 年 6 月，排名第 1，历史最大冲击）、以及贸易战延伸至汇率领域（2019 年 8 月，排名第 9）等关键节点，均对应了指数排名前列的巨大冲击。2025 年，美国发起新一轮贸易战也引发了显著冲击（2025 年 3 月，排名第 5；2025 年 4 月，排名第 2）。这表明指数对中美这一核心地缘经济关系的紧张程度变化极为敏感。

其次，科技领域的竞争与限制也是驱动指数冲击的重要来源。除了与贸易战交织的华为事件和中兴事件，美国针对中芯国际的出口限制（2020 年 9 月，排名第 10）、禁止投资与中国军方关联企业的行政令（2020 年 11 月，排名第 8）、以及 2022-2023 年持续收紧的高端芯片及设备出口管制，

都清晰地体现在指数的剧烈波动上。

再次，重大全球性事件及其地缘经济后果同样能被指数捕捉。例如，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及引发的关于“脱钩”和产业链重构的讨论（2020年6月、2020年9月），阿富汗战争、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启动（2001年11月）以及俄乌冲突爆发后对全球能源、粮食和金融体系产生的连锁反应，也均在指数的波动中有所反应。此外，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如美国大选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2020年9月、2024年11月），也在指数中有所体现。

总体而言，对地缘经济风险指数主要冲击的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构建的地缘经济风险指数能够有效地捕捉到由重大地缘经济事件，尤其是中美经贸和科技摩擦、全球性危机冲击等因素引发的地缘经济风险感知的剧烈、非预期变化。这种冲击与实际事件的良好对应关系，为本研究构建的地缘经济风险指数作为衡量中国视角下地缘经济风险的有效指标，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

表 1 地缘经济风险指数主要冲击及对应事件

时期	排名	GER	Shock	Event
2001m11	13	172.6	101.3	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启动；阿富汗战争快速推进
2018m3	7	228.8	134.5	2018年3月22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宣布计划对至少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2018m4	3	330.3	173.3	2018年4月初，中国宣布对美国部分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美国随后威胁对额外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税。4月16日，中兴事件爆发
2019m3	11	255.1	106.5	中美贸易谈判处于关键时期，但进展不顺，围绕华为的科技博弈持续发酵
2019m5	6	294.4	135.1	5月10日，美国将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及其关联公司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其购买美国技术和产品
2019m6	1	546.5	308.5	中国宣布对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于6月1日生效。中国宣布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2019m8	9	427.9	121.2	8月1日，特朗普宣布将对剩余约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中国随后宣布暂停购买美国农产品。8月5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美国财政部随即宣布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2020m6	15	224.3	93.3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对全球供应链、国际贸易投资造成持续冲击和风险；中美关系在疫情背景下持续紧张，涉及疫情溯源、香港国安法（6月30日通过）等议题，美国酝酿相关制裁措施；美国继续在科技领域施压
2020m9	10	305.8	112.1	美国对中国最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SMIC）实施出口限制；美国大选临近，对华强硬言论增多；美国对涉及新疆问题的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包括棉花等产品的进口限制讨论
2020m11	8	325.9	124.4	11月12日，特朗普政府发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投资于被认定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公司

2022m11	4	293.1	166.1	俄乌冲突持续对全球能源、粮食安全造成影响，地缘经济风险持续；G20巴厘岛峰会（11月中旬），中美元首举行会晤，讨论管控分歧、避免冲突
2023m10	12	246.0	104.9	10月17日美国宣布新规，进一步收紧对华高端芯片及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弥补去年规则的漏洞；10月7日，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
2024m11	14	243.5	94.9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及其对未来中美关系和全球经贸格局的影响
2025m3	5	363.6	165.7	3月3日，美国再次以芬太尼问题为由，提出对中国输美产品再加征10%关税。3月4日，中国上调部分美国进口食品关税。
2025m4	2	528.9	275.7	关税战轮番升级。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宣布实施“对等关税”；4月4日，中国发布系列反制措施；4月9日，欧盟成员国投票通过首轮对美关税反制措施。

（二）地缘经济风险指数与相关变量对比

1. 地缘经济风险指数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对比

与本文构建的地缘经济风险指数相近的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Baker et al., 2016; Davis et al., 2019)。图 2.3 的上半部分对比了本研究构建的中国地缘经济风险指数 (GER, 左轴) 与 Davis et al. (2019) 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EPU, 右轴)。从图中可以看出, 两个指数在部分时期表现出一定的协同波动, 尤其是在面临重大内外部冲击时, 例如 2019 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期间以及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 两者均出现显著峰值, 表明这些事件同时带来了地缘经济风险和广泛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然而, 两者也存在明显的差异。首先, GER 指数对特定的、由外部驱动的地缘经济对抗事件表现出更高的敏感度和更剧烈的峰值。例如, 在 2018 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初期以及 2022 年末美国强化芯片出口管制等时点, GER 指数迅速攀升至极高水平, 而同期 EPU 指数的反应相对温和或存在滞后。这表明 GER 更能捕捉到因国际关系紧张而直接运用经济工具所带来的风险感知。其次, EPU 指数有时会在 GER 指数相对平稳时出现独立的高峰。这可能源于国内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 如货币政策转向、财政刺激计划讨论、行业监管变化、重要的党和国家会议期间政策信号的密集释放等, 这些调整虽带来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但未必直接构成地缘经济意义上的对抗或风险。总体而言, 该对比表明本研究构建的地缘经济风险指数更聚焦于由国际关系驱动的、运用经济手段产生的风险, 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则衡量了更宽泛的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相比于 EPU 指数, 本文构建的地缘经济风险指数能够更为准确地衡量中国地缘经济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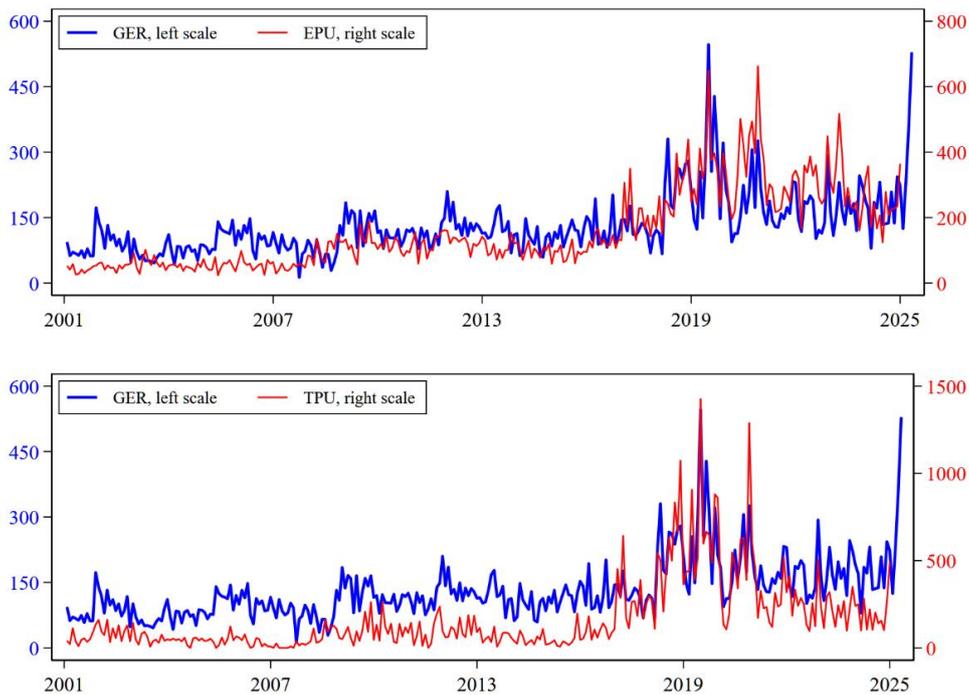


图 3 地缘经济风险指数与不确定性指数对比

2. 地缘经济风险指数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对比

图 2.3 的下半部分展示了中国地缘经济风险指数（GER，左轴）与 Davis et al.（2019）基于类似 EPU 方法构建的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TPU，右轴）的对比。GER 指数与 TPU 指数之间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尤其在 2018 年后，贸易摩擦成为焦点，使得两者的主要峰值时点高度重合。这印证了贸易是地缘经济博弈的核心领域，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自然构成了地缘经济风险的重要维度。尽管如此，两个指数仍非完全一致。第一，GER 的覆盖范围更广。当地缘经济风险主要源于非贸易领域时，GER 指数可能独立于 TPU 而波动。例如，涉及重大跨国投资的审查与限制、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或获取限制、金融制裁的威胁或实施、以及非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引发的供应链中断风险，这些都可能推高 GER 指数，而 TPU 对此的反应则相对有限或不直接。第二，两者侧重点不同。TPU 主要衡量关于贸易政策本身的不确定性，如未来关税走向不明、贸易协定谈判前景难料等，而 GER 不仅包含这种预期层面的风险，也直接反映已发生或明确威胁的对抗性行动，如已宣布的关税报复、实际施加的出口禁令所引发的风险感知。因此，相比于 TPU 指数，本文构建的地缘经济风险指数提供了一个包含贸易、投资、技术、金融、供应链等在内的、更综合的地缘经济风险测度。

3. 地缘经济风险指数与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对比

图 2.4 的上半部分将本研究基于《人民日报》构建的中国地缘经济风险指数（GER，左轴）与

Caldara & Iacoviello (2022) 构建的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 (GPR, 右轴) 进行了对比。如图所示, 两者走势的显著差异性清晰地揭示了它们衡量风险性质和视角的不同。GPR 指数在传统地缘政治危机事件 (如 2001 年“911”事件、2003 年伊拉克战争、以及早期的军事冲突和恐怖袭击) 期间达到峰值, 而 GER 指数在这些时期反应平淡甚至处于低位, 这表明 GPR 更侧重于军事、安全和政治冲突风险。另一方面, GPR 指数在 2018 年之前的几十年中波动相对较高, 反映了冷战及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格局。而 GER 指数则在 2018 年之后经历了爆炸性增长, 远超其历史水平及同期的 GPR 指数。这表明, 在中国官方媒体的视角下, 以经济手段为主要特征的地缘经济竞争风险, 在近年来已成为远比传统地缘政治冲突更为突出和紧迫的议题。因此, GER 指数并非 GPR 指数的简单替代或补充, 而是捕捉了一种不同性质、不同时期焦点和不同主体视角的风险。这种差异性凸显了在当前国际环境下, 单独衡量地缘经济风险, 特别是从特定国家视角进行衡量的必要性。

4. 地缘经济风险指数与美中紧张关系指数对比

图 2.4 的下半部分对比了中国地缘经济风险指数 (GER, 左轴) 与 Rogers et al. (2024) 构建的衡量美中双边关系紧张程度的指数 (UCT, 右轴)。可以看出, 两者在 2018 年后表现出显著的同步性和高度正相关, 印证了中美关系是当前驱动中国地缘经济风险感知的核心主线。双边关系的恶化几乎同步地反映在经济领域的摩擦风险感知上升上。然而, 两者并非完全等同。一方面, UCT 可能先于或独立于 GER 升高。如果中美紧张主要体现在非经济领域, 例如纯粹的外交口口水战升级、军事战略层面的姿态展示, 而尚未立即转化为具体的经济制裁、关税或投资限制措施时, UCT 可能已经大幅升高, 但 GER 的反应可能相对滞后或幅度较小。第二, GER 可能对纯粹的经济摩擦更敏感或反应更具体。某些技术性的贸易争端、特定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或涉及具体产业的投资审查案, 可能首先在经济层面引发显著的风险感知, 推高 GER, 而此时未必已引发 UCT 所捕捉的整体双边关系的同等剧烈变化。此外, GER 还可能受到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 (如欧盟) 之间地缘经济摩擦的影响, 这部分风险则不会被聚焦于中美双边关系的 UCT 所捕捉。总体而言, 虽然中美关系紧张是 GER 波动的重要驱动力, 但 UCT 衡量的是更广泛的双边关系, 而 GER 则更聚焦于这种紧张关系在经济领域具体体现出的风险和潜在对抗。并且, GER 对经济手段的运用更为敏感, 且理论上能涵盖更广泛的国际经济关系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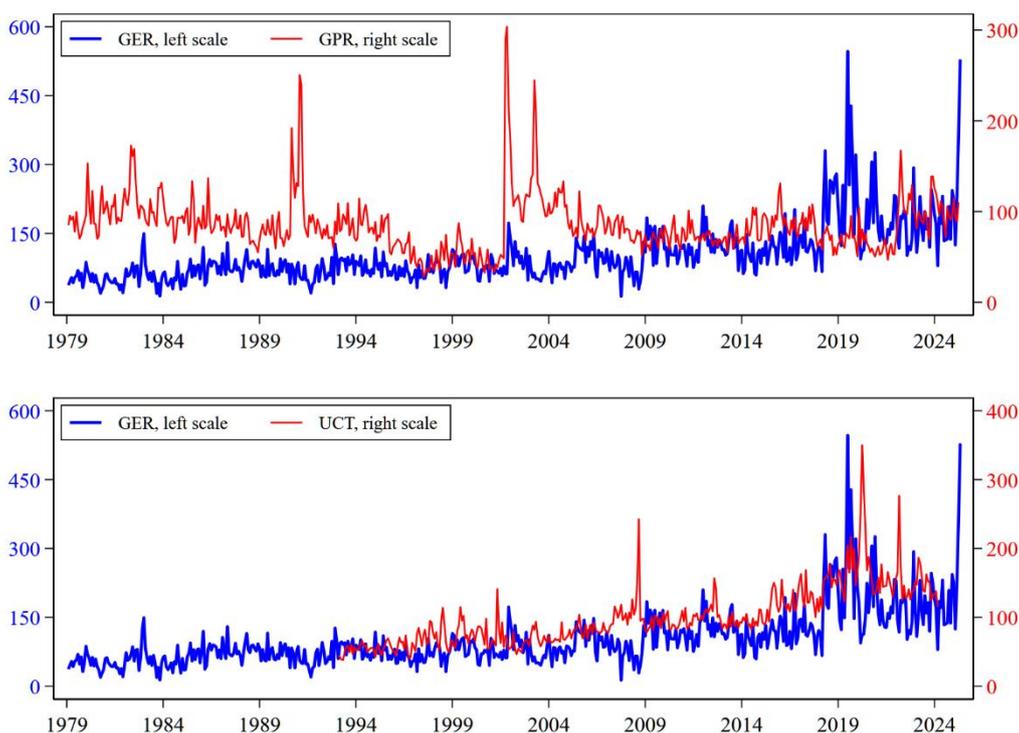


图 4 地缘经济风险指数与 GPR 指数和 UCT 指数对比

三、地缘经济风险指数的影响

为考察本研究构建的地缘经济风险指数（GER）及其各分项指标对宏观经济价格波动的预测能力，我们构建了预测模型，以一些宏观经济指标为被解释变量，将滞后一期的 GER 指数或者其分项指数对数值，以及滞后一期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TPU）、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GPR）和美中紧张关系指数（UCT）的对数值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以分析地缘经济风险对未来宏观经济情况的预测作用。

（一）地缘经济风险对未来价格水平的影响

本研究首先分析了地缘经济风险对未来价格水平的影响。表 2 显示了地缘经济风险对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预测能力。在控制了其他相关不确定性因素后，地缘经济风险指数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下一期的 CPI。由于地缘经济紧张可能导致供应链扰动、进口商品成本增加、企业将风险溢价部分转嫁给最终消费者等，因此，地缘经济风险的上升预示着未来消费价格水平存在上行压力。进一步分析各分项指数发现，贸易领域的地缘经济风险对 CPI 的正向预测作用尤为显著，这印证了贸易摩擦、关税壁垒等是推升消费价格的重要渠道。然而，投资、技术、金融以及其他领域的 GER 分项指数，以及供应链风险指数，在本模型中对 CPI 的预测作用尚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这些风险对消

费价格的传导更为间接、存在更长滞后。值得注意的是，美中紧张关系指数对 CPI 呈现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这可能反映了双边关系极度紧张时期对总需求的显著抑制效应超过了成本推动效应。

表 2 地缘经济风险对未来 CPI 的影响

	(1)	(2)	(3)	(4)	(5)	(6)	(7)
	cpi						
L.GER	0.266** (0.113)						
L.贸易		0.232*** (0.076)					
L.投资			0.015 (0.024)				
L.技术				0.028 (0.023)			
L.金融					-0.023 (0.021)		
L.供应链						-0.065 (0.054)	
L.其他							0.020 (0.036)
L.lepu	0.150 (0.105)	0.216** (0.098)	0.224** (0.102)	0.197* (0.105)	0.254** (0.101)	0.285*** (0.107)	0.217** (0.106)
L.ltpu	-0.057 (0.057)	-0.100 (0.061)	-0.024 (0.057)	-0.021 (0.056)	-0.035 (0.057)	-0.032 (0.057)	-0.022 (0.057)
L.lgpr	-0.018 (0.105)	-0.014 (0.104)	-0.027 (0.106)	-0.026 (0.105)	-0.024 (0.105)	-0.020 (0.106)	-0.023 (0.106)
L.uct	-0.003*** (0.001)	-0.003*** (0.001)	-0.004*** (0.001)	-0.003*** (0.001)	-0.004*** (0.001)	-0.004*** (0.001)	-0.004*** (0.001)
_cons	98.918*** (0.653)	98.951*** (0.610)	99.681*** (0.568)	99.715*** (0.566)	99.732*** (0.567)	99.761*** (0.568)	99.666*** (0.571)

R ²	0.056	0.068	0.038	0.042	0.041	0.042	0.038
N	278	278	278	278	278	278	278

与 CPI 不同，地缘经济风险对 PPI 的预测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表 3 的结果显示，地缘经济风险指数显著负向预测下一期的 PPI，即地缘经济风险的升高预示着未来生产者价格面临下行压力。这揭示了地缘经济风险可能通过抑制总需求（导致企业投资萎缩、生产放缓）、引发悲观预期（促使企业降价去库存）以及可能的的外需减弱等渠道，对工业品出厂价格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从分项指数看，投资风险和其他风险的负向预测作用支持了需求抑制的逻辑。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供应链风险对 PPI 存在显著且幅度较大的负向预测效应，这可能是由于对于生产者而言，无论是对未来中断的担忧还是实际发生的扰动所引发的需求冲击远大于其成本冲击，或者这种风险感知本身就强烈抑制了企业的生产意愿和定价能力。相比之下，贸易风险对 PPI 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可能反映了其成本推动和需求抑制两种力量在生产者层面短期内相互抵消。

表 3 地缘经济风险对未来 PPI 的影响

	(1)	(2)	(3)	(4)	(5)	(6)	(7)
	ppi	ppi	ppi	ppi	ppi	ppi	ppi
L.GER	-3.521*** (0.812)						
L.贸易		-0.388 (0.572)					
L.投资			-0.349** (0.175)				
L.技术				-0.292* (0.171)			
L.金融					-0.247 (0.158)		
L.供应链						-1.954*** (0.379)	
L.其他							-0.548** (0.263)

L.lepu	-0.083 (0.758)	-1.201 (0.736)	-0.924 (0.746)	-0.809 (0.772)	-1.056 (0.740)	0.189 (0.754)	-0.669 (0.778)
L.ltpu	1.186*** (0.413)	0.901** (0.454)	0.720* (0.414)	0.725* (0.415)	0.680 (0.419)	0.610 (0.398)	0.667 (0.416)
L.lgpr	-0.600 (0.753)	-0.486 (0.778)	-0.499 (0.772)	-0.490 (0.774)	-0.411 (0.775)	-0.200 (0.744)	-0.608 (0.775)
L.uct	0.000 (0.009)	0.003 (0.009)	0.002 (0.009)	0.001 (0.009)	0.004 (0.009)	0.004 (0.009)	0.003 (0.009)
_cons	115.871*** (4.695)	106.734*** (4.565)	105.988*** (4.153)	105.349*** (4.153)	105.780*** (4.161)	107.216*** (3.999)	106.487*** (4.170)
R ²	0.078	0.016	0.028	0.024	0.023	0.101	0.029
N	278	278	278	278	278	278	278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地缘经济风险指数对未来通货膨胀率的预测作用。如表 4 所示，地缘经济风险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测结果与 CPI 基本一致。地缘经济风险指数对通胀率有微弱的正向预测作用，而贸易风险的正向预测作用更为显著，再次凸显了贸易渠道在风险向消费端通胀传导中的关键角色。其他 GER 分项指数的影响不显著。与 CPI 模型类似，EPU 倾向于推高通胀，而 UCT 则显著预示通胀下行。结合地缘经济风险对 CPI 和 PPI 指数的预测结果可知，地缘经济风险指数对中国价格体系表现出复杂的影响。一方面，地缘经济风险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对 CPI 和通胀率施加了温和的上行压力；另一方面，地缘经济风险通过抑制需求对 PPI 产生了显著的下行压力。这揭示了地缘经济风险通过成本推动和需求抑制两条不同路径传导至宏观经济，且在不同价格指数上体现出不同的主导力量。这些发现为理解和预测地缘经济冲击下的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证依据。

表 4 地缘经济风险对未来通货膨胀率的影响

	(1)	(2)	(3)	(4)	(5)	(6)	(7)
	inflation	inflation	inflation	inflation	inflation	inflation	inflation
L.GER	0.003* (0.001)						
L.贸易		0.002** (0.001)					

L.投资			-0.000				
			(0.000)				
L.技术			0.000				
			(0.000)				
L.金融			-0.000				
			(0.000)				
L.供应链			0.000				
			(0.001)				
L.其他			-0.000				
			(0.000)				
L.lcpu	0.002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L.ltpu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L.lgpr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L.uct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_cons	-0.012	-0.012	-0.005	-0.005	-0.004	-0.005	-0.005
	(0.008)	(0.008)	(0.007)	(0.007)	(0.007)	(0.007)	(0.007)
R ²	0.049	0.057	0.039	0.038	0.043	0.039	0.038
N	278	278	278	278	278	278	278

(二) 地缘经济风险对未来金融市场的影响

在金融市场方面，本研究首先分析了地缘经济风险对股票市场收益的影响。以沪深 300 指数的月对数收益率作为股票市场回报率衡量指标，表 5 的结果显示，总体地缘经济风险指数对下一期股票市场回报具有显著的负面预测作用。当宏观层面整体地缘经济紧张程度加剧时，预期未来的股票收益将有所下降。分项指标中，贸易风险和技术风险能够显著负向预测股票收益率。与国际贸易相关的摩擦、争端或政策变化，以及围绕关键技术、产业链控制等方面的竞争和限制，是驱动中国股票市场对地缘经济风险做出反应的主要因素。这些风险可能通过影响企业进出口业务、扰乱全球

供应链、限制技术获取与发展、以及加剧市场不确定性等渠道，传导至投资者预期和资产定价中，从而对股票市场回报构成压制。其他地缘经济风险分项指数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

表 5 地缘经济风险对未来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影响

	(1)	(2)	(3)	(4)	(5)	(6)	(7)
	lret	lret	lret	lret	lret	lret	lret
L.GER	-0.041** (0.017)						
L.贸易		-0.019* (0.011)					
L.投资			0.000 (0.004)				
L.技术				-0.007* (0.004)			
L.金融					0.002 (0.003)		
L.供应链						-0.009 (0.009)	
L.其他							-0.006 (0.006)
L.lepu	0.012 (0.019)	-0.001 (0.018)	-0.002 (0.018)	0.005 (0.018)	-0.003 (0.018)	0.009 (0.021)	0.006 (0.020)
L.ltpu	0.000 (0.009)	0.002 (0.010)	-0.004 (0.009)	-0.004 (0.009)	-0.003 (0.009)	-0.006 (0.010)	-0.005 (0.009)
L.lgpr	0.006 (0.023)	-0.003 (0.023)	-0.001 (0.023)	0.005 (0.023)	-0.002 (0.023)	0.007 (0.024)	0.001 (0.023)
L.uct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_cons	0.079 (0.119)	0.061 (0.121)	-0.008 (0.115)	-0.024 (0.114)	-0.007 (0.115)	-0.040 (0.118)	-0.017 (0.115)

R ²	0.041	0.027	0.014	0.029	0.016	0.020	0.018
N	0.019	0.004	-0.009	0.006	-0.007	-0.003	-0.005

表 6 展示了地缘经济风险对中国实际利率的预测结果。分析表明，地缘经济风险指数显著负向预测下一期利率水平，这可能是由于地缘经济风险升高引发了避险情绪，导致资金流向更安全的资产，从而压低利率；此外，在风险升高背景下，市场可能预期未来经济活动将放缓，进而预期更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分项指数看，贸易风险和供应链风险均显著负向预测利率，再次凸显了这两个领域风险对金融市场情绪和预期的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金融风险反而显著正向预测利率。这可能是因为金融领域的直接对抗风险可能引发资本外流担忧或流动性紧张预期，反而推高了实际利率水平。

表 6 地缘经济风险对未来实际利率的影响

	(1)	(2)	(3)	(4)	(5)	(6)	(7)
	interest	interest	interest	interest	interest	interest	interest
L.GER	-0.417*** (0.127)						
L.贸易		-0.355*** (0.087)					
L.投资			0.042 (0.028)				
L.技术				-0.025 (0.028)			
L.金融					0.059** (0.025)		
L.供应链						-0.146** (0.064)	
L.其他							0.054 (0.042)
L.lepu	0.188 (0.133)	0.049 (0.124)	0.015 (0.129)	0.075 (0.133)	0.010 (0.127)	0.199 (0.144)	-0.033 (0.141)

L.ltpu	0.013	0.090	-0.028	-0.035	-0.014	-0.060	-0.017
	(0.067)	(0.072)	(0.067)	(0.067)	(0.067)	(0.068)	(0.068)
L.lgpr	-0.363**	-0.414***	-0.349**	-0.360**	-0.377**	-0.276*	-0.364**
	(0.150)	(0.149)	(0.152)	(0.153)	(0.151)	(0.156)	(0.152)
L.uct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0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_cons	5.298***	5.542***	4.031***	4.150***	4.082***	3.827***	4.209***
	(0.918)	(0.907)	(0.868)	(0.866)	(0.858)	(0.870)	(0.866)
R ²	0.066	0.087	0.034	0.029	0.048	0.046	0.033
N	257	257	257	257	257	257	257

对于汇率市场，表 7 展示了地缘经济风险对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预测结果。地缘经济风险指数的系数为正，同时多个分项指数表现出显著的预测能力但符号并不相同。贸易风险能够显著负向预测汇率，意味着贸易风险上升预示着本币未来可能贬值，这可能是由于贸易争端、关税壁垒或出口限制等风险，往往会削弱一国的出口前景和贸易条件，对本币币值施加下行压力。与贸易风险相反，投资风险、技术风险、金融风险、供应链风险以及其他风险均显著正向预测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这表明这些非贸易领域的风险上升，反而预示着未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这可能是由于这些风险的加剧可能并未引发大规模资本外流，反而可能因为对未来更严格资本管制的预期、国内资产的相对安全性、或是企业或居民部门的避险行为而导致资本净流出减少甚至出现阶段性净流入，从而支撑了实际有效汇率。另一方面，当供应链面临风险时，中国的进口受到的冲击大于出口，从而对本币币值产生升值压力。

表 7 地缘经济风险对未来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

	(1)	(2)	(3)	(4)	(5)	(6)	(7)
	exchange	exchange	exchange	exchange	exchange	exchange	exchange
L.GER	3.767**						
	(1.744)						
L.贸易		-6.151***					
		(1.140)					
L.投资			0.994***				

			(0.365)				
L.技术				0.608*			
				(0.359)			
L.金融					1.105***		
					(0.325)		
L.供应链						6.125***	
						(0.745)	
L.其他							3.370***
							(0.518)
L.lepu	12.372***	14.175***	12.715***	12.717***	12.795***	9.137***	10.113***
	(1.629)	(1.466)	(1.553)	(1.618)	(1.526)	(1.481)	(1.528)
L.ltpu	-2.728***	-0.324	-2.129**	-2.183**	-1.854**	-1.767**	-1.615**
	(0.887)	(0.905)	(0.862)	(0.869)	(0.863)	(0.782)	(0.817)
L.lgpr	-0.323	-0.866	-0.362	-0.411	-0.696	-1.290	0.436
	(1.617)	(1.550)	(1.608)	(1.621)	(1.597)	(1.462)	(1.522)
L.uct	0.083***	0.073***	0.084***	0.085***	0.081***	0.078***	0.087***
	(0.019)	(0.018)	(0.019)	(0.019)	(0.019)	(0.017)	(0.018)
_cons	35.687***	66.762***	45.344***	47.070***	45.436***	41.351***	40.573***
	(10.086)	(9.099)	(8.647)	(8.703)	(8.577)	(7.857)	(8.192)
R ²	0.593	0.626	0.597	0.591	0.603	0.669	0.642
N	278	278	278	278	278	278	278

总体而言，地缘经济风险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呈现多维特征。总体地缘经济风险、贸易风险以及技术风险显著抑制股票市场回报。总体风险和贸易风险、供应链风险倾向于压低未来利率，可能反映避险情绪和增长放缓预期，但金融风险则有相反作用。对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尤为复杂：贸易风险施加贬值压力，而投资、技术、金融、供应链等风险却伴随着升值预期，这可能与资本流动管理、进口压缩以及复杂的市场预期密切相关。这些发现表明，不同类型的经济风险可能通过不同渠道作用于金融市场，不能简单地将风险等同于市场下行或货币贬值。

（三）地缘经济风险对未来对外经济活动的影响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地缘经济风险对未来对外经济活动的影响。表 8 考察了地缘经济风险对未

来出口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地缘经济风险指数对未来出口额存在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这表明，整体地缘经济风险的上升，在控制了其他不确定性因素后，预示着中国未来出口表现将面临下行压力，这可能是由于外部需求减弱、贸易壁垒增高或国际营商环境恶化所致。在各分项风险中，供应链风险对出口的负向预测作用尤为突出且高度显著。这一发现强调了在全球生产网络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源于地缘政治因素的供应链不稳定预期或实际中断，已成为制约中国出口能力的关键风险因素，其影响可能通过中断生产、抬高成本或延误交付等方式体现。贸易、投资、技术或金融领域的特定地缘经济风险，对短期出口额并未显示出统计上显著的直接预测力。这可能是由于这些风险对出口的影响更为间接、滞后时间更长，或者其部分效应已被包含范围更广的供应链风险或总体风险指数所吸收。

表 8 地缘经济风险对未来出口的影响

	(1)	(2)	(3)	(4)	(5)	(6)	(7)
	exports	exports	exports	exports	exports	exports	exports
L.GER	-9.541***						
	(3.312)						
L.贸易		1.055					
		(2.292)					
L.投资			-0.801				
			(0.706)				
L.技术				-0.404			
				(0.689)			
L.金融					-0.986		
					(0.632)		
L.供应链						-5.163***	
						(1.561)	
L.其他							-1.402
							(1.060)
L.lepu	-4.780	-8.004***	-7.189**	-7.315**	-7.183**	-4.140	-6.454**
	(3.094)	(2.948)	(3.001)	(3.107)	(2.964)	(3.100)	(3.131)
L.ltpu	4.162**	2.717	2.924*	2.983*	2.666	2.614	2.774*

	(1.685)	(1.819)	(1.666)	(1.669)	(1.677)	(1.638)	(1.674)
L.lgpr	0.515	0.958	0.802	0.850	1.090	1.581	0.513
	(3.071)	(3.117)	(3.108)	(3.113)	(3.103)	(3.061)	(3.117)
L.uct	-0.087**	-0.077**	-0.082**	-0.082**	-0.079**	-0.077**	-0.081**
	(0.036)	(0.037)	(0.037)	(0.037)	(0.036)	(0.036)	(0.037)
_cons	69.862***	38.268**	42.872**	41.518**	42.916**	46.292***	44.285***
	(19.156)	(18.294)	(16.715)	(16.714)	(16.666)	(16.454)	(16.784)
R ²	0.143	0.117	0.121	0.118	0.124	0.151	0.122
N	278	278	278	278	278	278	278

在进口方面，表 9 的结果表明，地缘经济风险指数对未来进口额的负向预测作用更为显著且幅度更大。这清晰地指向地缘经济风险不仅通过外部渠道影响出口，也通过抑制国内投资、生产活动以及消费者信心等内部渠道，显著削弱了对外国商品的需求。与出口情况类似，供应链风险对进口的负向预测效应同样非常显著。这进一步印证了供应链风险的核心地位，表明对供应链稳定性的担忧或实际中断，严重阻碍了生产所需中间品、技术设备以及最终消费品的顺畅流入，对国内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构成显著制约。和出口情况一致，贸易、投资、技术、金融或其他特定风险类别，同样未能显著预测短期进口额的变化。

表 9 地缘经济风险对未来进口的影响

	(1)	(2)	(3)	(4)	(5)	(6)	(7)
	imports	imports	imports	imports	imports	imports	imports
L.GER	-13.135***						
	(3.419)						
L.贸易		0.501					
		(2.394)					
L.投资			-0.661				
			(0.738)				
L.技术				-0.809			
				(0.718)			
L.金融					-0.728		

					(0.662)		
L.供应链						-8.714***	
						(1.577)	
L.其他							-1.650
							(1.106)
L.lepu	-7.417**	-11.767***	-11.129***	-10.537***	-11.187***	-5.363*	-10.011***
	(3.194)	(3.079)	(3.137)	(3.239)	(3.103)	(3.131)	(3.267)
L.ltpu	7.152***	5.468***	5.521***	5.485***	5.341***	4.884***	5.298***
	(1.740)	(1.900)	(1.741)	(1.740)	(1.755)	(1.655)	(1.746)
L.lgpr	-3.336	-2.787	-2.891	-2.899	-2.671	-1.653	-3.263
	(3.170)	(3.256)	(3.249)	(3.246)	(3.248)	(3.091)	(3.253)
L.uct	-0.103***	-0.090**	-0.093**	-0.097**	-0.091**	-0.088**	-0.094**
	(0.037)	(0.038)	(0.038)	(0.039)	(0.038)	(0.036)	(0.038)
_cons	105.432***	65.023***	67.621***	66.301***	67.552***	74.412***	69.701***
	(19.779)	(19.111)	(17.471)	(17.425)	(17.444)	(16.618)	(17.512)
R ²	0.197	0.153	0.156	0.157	0.157	0.239	0.160
N	278	278	278	278	278	278	278

表 10 显示了地缘经济风险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预测作用。地缘经济风险对未来 FDI 流入存在显著的负向预测效应。即地缘经济风险的升高增加了在中国投资的政治、政策和运营不确定性，降低了投资回报的预期稳定性，从而对外资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分项风险中，贸易领域的地缘经济风险是抑制 FDI 的重要因素。这表明贸易争端、关税壁垒以及潜在的市场准入限制等，直接恶化了依赖中国作为生产基地或目标市场的外国投资者的营商环境预期，影响了其投资决策。金融领域的地缘经济风险对 FDI 显示出微弱但统计上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可能是由于该风险主要指向对外金融制裁或资本流出限制，反而增强了在岸资金的相对吸引力。其他分项风险，如投资、技术、供应链、其他对 FDI 的短期预测力不显著。

表 10 地缘经济风险对未来 FDI 的影响

	(1)	(2)	(3)	(4)	(5)	(6)	(7)
--	-----	-----	-----	-----	-----	-----	-----

	FDI	FDI	FDI	FDI	FDI	FDI	FDI
L.GER	-0.321** (0.146)						
L.贸易		-0.241** (0.099)					
L.投资			-0.019 (0.031)				
L.技术				-0.046 (0.030)			
L.金融					0.049* (0.029)		
L.供应链						0.073 (0.072)	
L.其他							-0.040 (0.046)
L.lepu	-0.077 (0.138)	-0.156 (0.130)	-0.166 (0.133)	-0.114 (0.137)	-0.221* (0.132)	-0.228 (0.138)	-0.140 (0.139)
L.ltpu	0.048 (0.074)	0.087 (0.078)	0.009 (0.073)	0.004 (0.073)	0.032 (0.073)	0.017 (0.073)	0.004 (0.073)
L.lgpr	0.012 (0.137)	0.014 (0.136)	0.023 (0.138)	0.022 (0.137)	0.012 (0.137)	0.027 (0.138)	0.015 (0.138)
L.uct	0.003* (0.002)	0.003* (0.002)	0.003* (0.002)	0.003* (0.002)	0.003** (0.002)	0.003** (0.002)	0.003* (0.002)
_cons	1.304 (0.869)	1.097 (0.809)	0.375 (0.757)	0.318 (0.750)	0.309 (0.750)	0.205 (0.762)	0.417 (0.759)
R ²	0.035	0.039	0.018	0.026	0.028	0.021	0.020
Adj. R ²	0.016	0.020	-0.001	0.007	0.009	0.002	0.001
N	264	264	264	264	264	264	264

总体而言，地缘经济风险对中国的对外经济活动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风险的升高预示着未来出口、进口以及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同步下降。其中，供应链风险是冲击国际贸易的核心渠道，贸易风险则直接削弱了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这些发现量化了地缘经济紧张局势对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化的实体经济层面所带来的实际挑战。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新闻文本数据，通过新闻文本大数据挖掘构建了中国地缘经济风险指数，系统地测度了中国视角下地缘经济风险感知的动态演变，并深入分析了其对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通过对中国官方权威媒体《人民日报》自1979年至2024年间的文本数据进行分析，并结合专门构建的“地缘经济主题词典”与“风险与行动词典”，本文量化了地缘经济风险议题在官方叙事中的关注度，从而构建了中国总体地缘经济风险指数以及贸易、投资、技术、金融、供应链和其他风险六个关键领域的分项指数。

研究表明，中国地缘经济风险自2018年以来经历了结构性转变，风险水平显著抬升且波动加剧。中美关系的紧张是驱动本轮风险升温的核心外部因素，而技术领域的竞争与限制、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问题也日益成为重要的风险来源。通过将地缘经济风险指数的非预期冲击与历史上重要的地缘经济事件进行比对，可以发现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表明指数能够有效捕捉关键风险的爆发。此外，通过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以及美中紧张关系指数的对比分析，进一步证实了本章构建的地缘经济风险指数在衡量由国际关系驱动、通过经济手段施加的特定风险方面具有其独特性和更高的敏感度，能够更准确、更具针对性地衡量中国所面临的地缘经济风险。本文也进一步考察了地缘经济风险对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深远影响，研究发现，地缘经济指数及其分项指标对未来价格水平、金融市场表现以及对外经济活动均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地缘经济风险能够通过多重渠道影响中国未来宏观经济的不同方面，对金融市场和对外经济活动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地缘经济风险已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政策制定者而言，需高度关注地缘经济风险的动态演变，并建立健全风险监测和预警体系。根据不同类型地缘经济风险的特点及其传导机制，应制定差异化的应对策略。例如，针对贸易和技术风险，需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建设；针对供应链风险，应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和本土化布局。同时，宏观经济政策在应对地缘经济风险冲击时，应充分考虑其对不同价格指数和经济部门的异质性影响，以稳定市场预期，防范系统性风险。

参考文献：

- [1] Baker, S.R., Bloom, N., Davis, S.J., 2016.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1, 1593–1636.
- [2] Caldara, D., and M. Iacoviello, 2022, “Measuring Geopolitical Risk”,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2(4), 1194—1225.
- [3] Davis, S. J., D. Liu, and X. S. Sheng, 2019,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 China since 1949: The View from Mainland Newspapers”//, *Fourth Annual IMF-Atlanta Fed Research Workshop on China’s Economy Atlanta*.
- [4] Ji, Z., S. Xinyan, D. Wang, and Y. Wang, 2025, “Measuring Geoeconomic Risk”.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 [5] Rogers, J. H., B. Sun, and T. Sun, 2024, “U.S.-China Tension”,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 [6] Wang D., X. Shen, Z. Ji, and Y. Wang, 2025, “Measuring Geoeconomic Risk in China: The View from Mainland Newspapers”, *Working Paper*.